



## 臭豆腐的滋味

佢朋友做伙佇「烏白切」的路邊擔仔食飯彼暗，拄好看著電視新聞當咧放送的新聞：有人佇大樓的涼亭跔賣臭豆腐，伊的厝邊嫌臭豆腐的味傷臭，揣伊理論。雙方講袂爽快，煞來相拍，拍甲流血流滴，送入去病院。了後，雙方擺袂癮（giàn）和解，閣去法院相告……。

好朋友阿銘就講：「誠奇怪！我感覺臭豆腐臭芳啊臭芳，實在有夠好食，哪會有人嫌甲若屎？」毋過另外一个朋友全仔就應講：「烏白講！我就袂愛食！彼（he）是恁愛淋酒的人，食較重味，毋才會愛食！」兩個好朋友嘛差一點仔，為著這條新聞諍（tsènn）甲面仔紅貢貢。干焦（kan-na）我，目睷金金相著新聞畫面的臭豆腐擔仔，好親像會當鼻著臭豆腐的味仝款。困仔時陣的情景，敢若（kán-ná）綴著臭豆腐的芳味，衝（tshìng）入去鼻空、出現佇我的頭殼底。

記持轉來到三十外冬前的嘉義中埔庄跔，阮規家伙仔欲閣搬厝啊！自我捌代誌以後，阮兜已經搬過3擺啊！毋過三兄講伊搬過5擺啊，大我5歲的二兄嘛講伊搬過7擺啊。我定定問阿母：「咱兜總共搬過幾擺？」阿母逐擺擺笑笑仔講：「曷知！我也毋捌去共算啊，加算是加艱苦的！」

彼暝，阿爸拄對（uì）臺北轉來，伊共阿母講：「臺北真正加較好趁食，遐的頭路較濟、月給嘛較懸！」當咧共人車衫的阿母無講啥，干焦應講：「臺北的收入是較濟，毋過遐的厝稅嘛較懸，咱遮濟困仔欲食、欲穿，開銷嘛誠大！」阿爸敢若聽無阿母的話意，一直講伊擺有算過矣、無問題啦！而且臺北的厝嘛已經

稅好矣！阿母親像早就知影阿爸的決定全款，完全袂感覺意外。顛倒是阮遮的囡仔聽著欲搬去臺北城，幾若工攏歡喜甲睏袂去！

搬去臺北的石牌仔無兩個月，原本阿爸咧做塗水的工地完工矣，工頭阿旺伯仔猶未允著新的工課，姑不而將佇厝歇睏幾仔工。後來允著的穡頭攏袂穩定，不時就做3工、歇兩工。自從阿爸定定咧允無工課了後，阮兜的生活漸漸發生困難，連真好笑神的阿母，目頭嘛愈來愈結。阮庄跂搬來臺北的親情（tsiânn）誠濟，尤其是阿爸的叔伯阿兄——坤章伯，常在會來厝內行踏、關心。尾仔，阿爸、阿母聽坤章伯仔的建議：「恁這陣囡仔遮爾大陣，愛食穿、愛讀冊，靠你做塗水趁的錢，會枵死啦！拄好，阮朋友佇天母游泳池邊仔，賣綠豆湯的擔仔欲拍予人，恁去共拍落來做啦！」

民國66年熱天，阮阿爸、阿母開始佇天母游泳池邊仔賣涼水。毋但賣綠豆湯，為著欲加趁寡錢，閣兼賣豆花、米篩目、粉圓。毋過，按呢愛攢（tshuân）的料就真濟款，阮遮的囡仔攏愛鬥相共，雖然較無閒，但是熱天賣涼水的生理誠好，而且會當去天母游泳池泅水的人敢若攏較好額，逐工攏賣甲無夠！當阮規家伙仔咧歡喜的時陣，有一工，一个管區的巡查來共阿爸、阿母講：「……因為有人檢舉，所以後擺袂當佇游泳池邊仔排擔仔做生理啊！」

涼水擔收起來了後，阮的厝頭家欲閣起厝稅。實在是無法度予伊起價，無奈何（bô-ta-uâ）！阮愛閣搬厝啊！這擺阮搬去市場的2樓躡，阿爸、阿母去俗樓跂的漢藥店頭家參詳，共伊的簷岑跂稅落來排擔做生理，這擺阮欲賣的是臭豆腐！為著欲佖人無全款，阿爸刁工轉去嘉義揣伊熟似的臭豆腐工場，伊講嘉義的臭豆腐較細塊、較好食款，臺北人應該會佖意！拄開始，臺北人真正對阮嘉義的臭豆腐感覺真稀罕，生理嘛誠好！毋過，專工共豆腐對下港運來頂港的成本實在傷懸，扣掉消磨、人工，阿母就笑

講：「趁無錢啦，干焦趁做！」後來阿爸只好對現實頓（tìm）頭，改用臺北的臭豆腐就好。毋過，伊仝款有伊的堅持——臺北的臭豆腐較垃圾（lah-sap），一定愛用清水洗過才會使落鼎去糲（tsinn）。因為彼時陣三兄、四兄放學了後攞愛去鬥顧擔，所以洗臭豆腐的工課就予我佻小弟負責。自彼時，我的生活就佻臭豆腐永遠分袂開啊！

有一工暗頭仔，我佻小弟當咧看電視的時，阿爸氣怱怱（phut-phut）對外口入來共阮嚷：「我毋是叫恁先共臭豆腐洗清氣才會當看電視，這馬無豆腐通糲，欲賣啥物？」話講煞就叫阮去罰跪。小弟自細漢就較會曉看人目色，恬恬跪佇壁角；干焦我毋知序大人當咧受氣，那跪閣那看電視。阿爸看著，性地規个夯（giâ）起來，繼手共褲頭的皮帶抽出來，當場共我捎（siāu）甲跤腿一巡（sûn）一巡。彼暝，我疼甲暈袂入眠，心內感覺臭豆腐是全世界上臭的物件，因為是伊害我予阿爸損的。

賣臭豆腐雖然是小生理，但是阿爸共伊當做大事業仝款，袂當有任何清彩。除了臭豆腐愛洗過才糲；泡菜愛用高麗菜去豉（sinn），袂當用高麗菜乾；豆油膏愛煮過才袂死鹹；盤仔愛用瓷（huî）的、箸愛用竹仔做的……。所有的材料攞是上實在的，因為伊講：「這是欲予人食落去腹肚內的，毋通烏白來！」就因為按呢，一个小生理煞共阮規家伙仔攞拖落水，無論大細攞愛做工課。做生理的錢水較活，阮兜的經濟沓（táuh）沓仔有較好。阿爸的「堅持用好料」嘛得著人客的食好鬥相報，生理愈來愈好！毋過，彼時陣當咧讀國中的二兄、三兄、四兄逐暝攞愛顧擔，顧到三更半暝。毋免講，個（in）的學業成績就若咧坐溜籠仝款愈來愈下（kē）矣！所以二兄、三兄國中出業了後，考無著公立高中。以阮兜的經濟狀況也無可能讀私立學校，只好去工廠學師仔（sai-á）。我看幾個阿兄為著賣臭豆腐煞來耽誤讀冊，感覺家己的未來會親像阿兄仝款，國中出業就愛去做烏手矣！阮阿母真拈

惜 (khioh-sioh)，逐暗若有賣無了的臭豆腐，攞會提轉來分子阮食。彼个時陣若想著前途無望，原本誠愛食的臭豆腐，哺 (pōo) 起來感覺是苦閣澀的！

有一冬過年，阮兜的臭豆腐擔干焦歇二九暝恰初一。因為阿爸講：「市內人過年過節食傷油臊，咱來賣臭豆腐恰雞絲麵，人客一定真恰意！」想袂到阿爸若夜市仔的算命仙全款，講甲一必一中！過年彼幾工的生理是平常的幾若倍，阮規家大細攞總動員，逐个做甲無閒 tshih-tshih。想著過年時會當加做遐濟生理，對阮厝內來講，臭豆腐鼻起來是芳的、哺起來是甜的，因為賣臭豆腐才共阮規家伙仔箍做伙；嘛因為賣臭豆腐，阿爸、阿母才有法度共阮兜 7 个囡仔晟 (tshiann) 大漢。

民國 70 年舊曆過年，阮兜全款干焦歇二九暝恰初一。初二、初三兩工的生理嘛是好甲做袂離，雖然漸漸開始有一寡夜市仔擔，綴阮佇過年做生理，毋過阮的生理無減少，顛倒愈來愈好。初四暗頭仔，佇部隊做兵的大兄轉來歇過年，阿母專工煮一鼎火鍋，予規家伙仔正港「圍爐」一下！逐个那食那講，順繼等四兄去替阿爸顧擔，換伊轉來食暗頓！等誠久，才看著阿爸雄雄狂狂走轉來，伊後壁綴兩個親像 tshit<sup>[1]</sup> 迺人的少年仔，大兄看毋是勢，隨擋佇阿爸恰 tshit 迺人中央，敢若隨時就會相拍全款。阿母捌其中一个少年仔，伊大聲喝講：「昌仔，你嘛帶念恁阿伯同齊恰阮佇夜市仔排擔做生理，恁標仔叔若有得失的所在，阮共你會失禮，毋通起跤動手啦！」

彼暝，是我予阿爸用皮帶猝 (sut) 甲著傷以來頭一擺失眠，因為我生日睇毋捌看過遐爾雄的人，佇面頭前欲共人拍。聽阿爸講，彼个昌仔，做兵以前就是佇阮夜市仔收保護費的 tshit 迺囡

---

[1] tshit：迺

仔。這擺是做兵欠所費，藉口欲請阿爸啖酒，順繼共阿爸揩油（khà-iû）。阿爸看破伊的跤手，毋去予伊請，煞引起遮大的風波。阿爸、阿母想講已經得失 tshit 迺人矣，因仔攏猶細漢，遐的人若用垃圾步，阮實在走閃袂離。所以決定佇半暝共包袱仔款款咧，坐夜班的火車，轉去中埔庄跤避風頭。佇火車頂，阿母共暗時無食的臭豆腐予阮做點心。彼暝，阮喙裡哺的臭豆腐，有芳、有臭、有鹹甜苦澀，各種的滋味！

佇離開故鄉 5 年半了後，阮佇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轉去故鄉。也因為搬厝，共我的人生，牽入去一條毋捌想過的路途！轉去庄跤，阿爸靠伊少年時學的拳頭工夫，開國術館共人掠筋路；阿母仝款替人車衫趁錢。拄好讀國中的我，就會當規心讀冊，毋免去顧臭豆腐擔。就按呢，國中出業了後，我順利考著嘉義高中、師專、高雄工專。為著欲減輕父母的負擔，我決定去讀師專——毋免學費、出業就有頭路。

師專出業了後，我分發來台中，閣再離開故鄉。蹠佇外口，定定有機會看著賣臭豆腐的，心內常在有一種向望（ng̤-bāng），看會當食著恰阮兜往擺賣的臭豆腐仝款的滋味無？毋過，20 外冬過去矣，我到今（tann）猶毋捌食過會當恰阮兜的臭豆腐比並（pí-phīng）的。今年過年，阿爸毋知是想著啥，去買真濟臭豆腐轉來糲，毋過我感覺無像以前佇臺北遐好食矣。我想，臭豆腐對我來講，伊毋但是芳恰臭的問題，伊有我細漢時陣的成長記錄，嘛有阮規家伙仔佇臺北拍拚的共同回憶，彼是別人無法度食著的臭豆腐的滋味！

## 作者感言

有人說：人到中年，童年的回憶反而更加清晰、歷歷在目；不管當時是歡樂、悲傷，在記憶中都逐漸化為甜美的滋味！

臭豆腐是我的雙親撫養我們7個兄妹長大的「生意夥伴」，我的童年生活就在洗臭豆腐、炸臭豆腐、切臭豆腐的循環中度過。「它」曾經使我極度厭惡，因為菜市場的人都叫我們-臭豆腐的囡；長大後「它」也使我感到光榮，因為我們幫父母親照顧臭豆腐的生意，長輩都稱讚我們懂事！

曾經試著以華語寫作這篇——臭豆腐的滋味，卻始終無法完成，心裡的疑惑不斷累積！此番以閩南語書寫，諸多的回憶、情感不斷湧現，卻又不知如何停筆，只好以如此冗長、累贅的面貌來問世，只有留待日後再行剪裁了。

黃文俊

臺中市何厝國民小學 教師兼輔導室主任

